

《百鹤图》的三次涅槃：叶尚青的艺术求索与精神守望

——专访花鸟画家叶尚青先生

■本报记者 俞越

三易其稿，历时四载，叶尚青先生的《松梅百鹤颂祥和》（以下简称《百鹤图》）终于圆满落笔。

步入他的“苦茶阁”，长卷徐徐展开，松风鹤影，雪映梅枝，百只丹顶鹤姿态万千——或昂首唳天，或低颈理羽，或振翅欲飞，仿佛随时会跃出纸面，飞入观者心中。

这幅凝聚三十多年构思的作品，不仅是叶尚青艺术生涯的一座里程碑，更是一部以丹顶鹤为线索的生命史诗。

三次丹顶鹤创作：从初探到恢宏的修行

仙鹤，素为国画经典题材。作为“正统”一脉的传人，叶尚青笔下的丹顶鹤亦承古意。在他珍藏的资料中，仍可见20世纪60年代于上海西郊公园写生的旧稿。

现年96岁的叶尚青，1954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（今中国美术学院）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擅花鸟、人物，亦精指墨。早年所作仙鹤，多以“松鹤延年”为题，常见一两只立于松梅之间。而真正开启大型群鹤创作的契机，源于1988年的新加坡之行。

彼时，他应画廊之邀赴新办展。意外的是，竟在赤道旁的新加坡动物园邂逅丹顶鹤。“丹顶鹤本是北国仙禽，越冬最南不过江淮。竟在热带存活，令我震撼。”他回忆道。这种跨越纬度的生命力，点燃了他胸中的创作星火。

回到酒店，激动难抑。他铺纸于地，挥动大笔，一气呵成一幅丈二鹤图——《六鹤翔》。画中的鹤或舞或栖，或飞或食，生机盎然。展览结束后，画作被当地藏家收藏。言及此，叶尚青表示，所幸存有作画场景的照片，可时时回望这创作之路的起点。

第二次尝试在1989年末，是一幅高0.5米、长5.9米的指墨《百鹤图》，卷首由陆俨少先生题字。长卷气象初显恢宏，鹤数大增，松石梅竹渐成体系。

而真正的突破，在近年的新作《百鹤图》。此画以《汉书》“天下祥和，万民熙之”为精神内核，将百鹤融于松梅辉煌的祥瑞之境。叶尚青说：“百鹤非数之累加，而是意境之

升华。每只鹤皆具独立生命，又共谱整体韵律。”

观此画，可用“生活、气韵、意境、骨法、四全”十字概括。以骨法用笔勾勒物象之美，融诗、书、画、印于一体，抒写艺术情韵，使作品境界开阔、意蕴绵长。它们不仅凝结着自然的魂魄，更在流转的时光中，映照出时代的心象与讴歌。观者于此，既能触摸到千年文脉的深沉呼吸，亦能感知生命与自然共奏的隽永诗篇。

写生再多也不为过：在生活深处捕捉灵魂

《百鹤图》画面中央，有双鹤“起舞”，左右各有休憩、长歌、哺雏、捕食、戏水之鹤，空中数鹤高低飞旋，姿态无一雷同。

翻开叶尚青1963年的速写本，碳铅笔勾勒的鹤群似仍带着西郊公园的青草气息。那时他带领浙江美院花鸟班驻守上海动物园月余，与饲养员同吃同住。

“南方动物园的鹤体形偏小，翅膀也短。”他发现园方会修剪鹤的飞羽，导致体态失衡，遂专程北上观察野生鹤群；

“丹顶鹤以家庭为单位活动，一群不过二十只。”因此画中鹤多三五成群；

“鹤颈如长号，鸣时胸腔共振。”这种力量，非亲手写生不能体悟；

……

采访中，叶尚青反复强调：“写生再多也不为过”，且“不能拍照回来画，必须当场速写”。照片截断了生命的流动。鹤足踏泥的涟漪，迎风抖羽的震颤，唯在现场才能捕捉。对照片画鹤，终失神韵。

为创作此卷，他远赴盐城丹顶鹤自然保护区，见证鹤舞滩涂的自然之美；又至黑龙江动物园，感受北国风雪中的鹤之傲骨；更在杭州动物园长期观察，捕捉鹤的“绅士风度”——振翅的从容、啄食的优雅、鸣叫的洪亮，皆化作笔下线条的节奏。近二百幅生活速写，承载的是流动的生命印记，是生活源泉的积累。

诗书画印四全：文人精神的当代实践

卷尾五首题画诗，皆叶尚青自作并书：

- (一) 绿野九皋明，岁寒松愈劲。
耕云山水间，白鹤仪姿胜。
- (二) 丹霞千万缕，梅共春华。
绿水青山里，风姿自可嘉。
- (三) 仙鹤称长寿，群鸣彻九霄。
指端写瑞客，永作太平标。
- (四) 百鹤祥和颂，幽居向自然。
联翩随鹤舞，文墨谱天年。
- (五) 四全开画境，泽畔展仙仪。
生态皆春色，行吟鹤韵诗。

“我写得一般般，勉强能看。”这自是谦辞。自1960年随陆维钊先生习诗以来，他笔耕不辍，积诗词两千余首（阙）。诗家吴昌硕曾评其诗：“长吟短咏，率性任真，不以格律自缚，而触机妙悟，每得奇句，可与画境相参。”

对题画诗，叶尚青见解独到：“它不必如杜诗严谨，但须与画境呼吸相通。”他或诗成而画随，或画就而诗生，诗画相融，意趣共生。《百鹤图》中，七字隶书点明主题，笔触沉雄，画中自刻印章的刀笔之味与鹤足的金石质感遥相呼应。

“诗、书、画、印‘四全’，非学养、理论、创作并重而不可得。”作为潘天寿先生的入室弟子，叶尚青始终铭记恩师“画事不须三绝而须四全”的教诲。

此作诗、书、画、印皆出自他手。画上钤印十六方，如穿越时空的艺术对话——其中四方出自王个簃、陈振濂、祝遂之、苏东河等名家，余者皆为他自刻。“年轻时请学生刻印（王个老是长辈），如今他们都成大家了。”他笑言。这师徒相承，

艺术互渗的关系，正是中国画“四全”传统的生动写照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此作他以指墨完成。在书房中，记者见到潘天寿先生亲笔修改的《谈指头画》手迹复印件。文中写道：“余作毛笔画外，间作指头画。何哉？为求指笔间运用技法之不同，笔情指趣之相异，互为参考耳……”潘老认为，指墨非常规，而是“变中悟常”的修行。

叶尚青回忆：“潘老说，学指墨须有笔墨根基。我虽见过他作指墨，得其亲授，但学得不深入，全从这篇文章中领悟。”如今，他正以这样的方式，践行着恩师的主张。

鹤魂入墨：艺术家的精神返乡

一点丹红，守护生命本真的高贵；几重墨影，存留民族不折的精神脊梁。

采访近尾，叶尚青取出1988年新加坡首幅鹤画的照片。画中六鹤笔法虽稚，却已初露追求——他想画出鹤的“仙气”与“士魂”。三十载后，《百鹤图》百鹤齐聚，早已超

越个体审美，成为文明意象的集体呈现；《诗经》“鹤鸣九皋”的文学传统，宋人鹤画的图像基因，松鹤延年的民间祝愿，皆在长卷中完成一场跨越古今的对话。

在叶尚青堆满速写本的工作室里，时光仿佛仍停留在1963年西郊公园的春日。那些纸页上的鹤，从碳铅笔的草稿到水墨长卷的神来之笔，完成了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艺术迁徙。而艺术家本人，始终是那个在鹤鸣中倾听天地回响的少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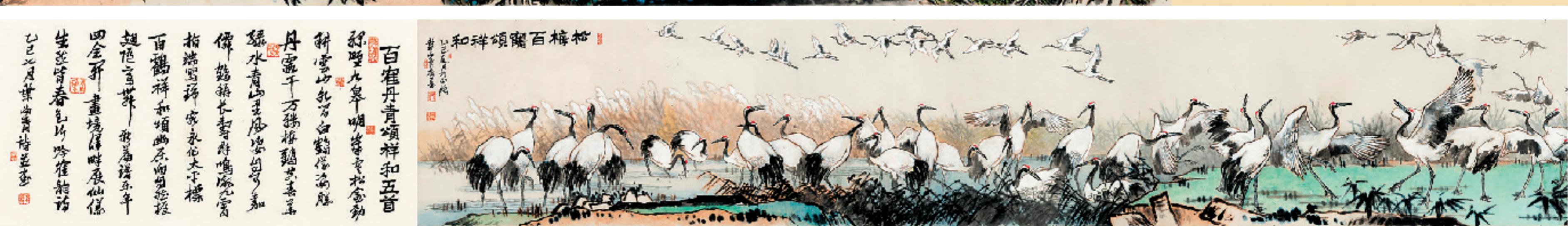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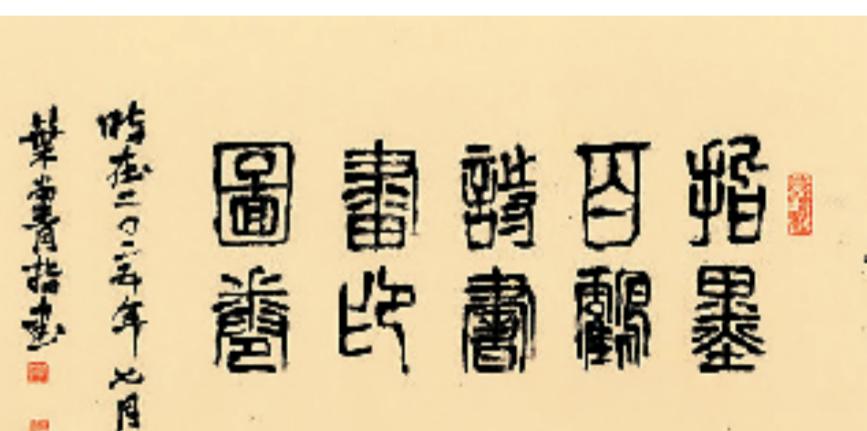
叶尚青 上海西郊花园速写 36x23cm



叶尚青 速写 23x20cm



叶尚青 松梅百鹤颂祥和(局部)



叶尚青 松梅百鹤颂祥和 1058x68.5cm